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爱神的影子



香港·严沁言情小说专集

爱神的影子

香港·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992年12月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爱神的影子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河北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2 插页 198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100 册

*

ISBN 7-5059-1827-3/I·1261 定价:6.00 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爱神的影子

初夏，黄昏。

逼人的热浪还不曾真正到来，微湿带雨意的空气盘旋着，虽还不至於令人汗流浹背，却是懒洋洋的令人昏昏欲睡，什么劲儿也提不起来。夏紫薇却是例外的，她从计程车上跳下来，就奔跑着冲进候机室，老远从辅仁大学赶来机场，她已迟了半小时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经济学的李教授下星期有事不能上课，今天多讲两小时，这一讲就讲到五点钟，学生个个急得坐立不安。周末啊！教授却视若无睹，讲得兴高采烈。紫薇在候机室里直跺脚，若接不到雷以诺，她发誓再也不上李教授的课，重修也在所不惜！

候机室里冷清清的，只有几个美军眷属坐在那儿等飞机。此地是军用机场，紫薇的未婚夫雷以诺说好了坐这班美军顾问专机来台北度周末的，飞机五点半到，现在快六点了，怎么竟全无飞机的影子？

紫薇四周张望一阵，她十分熟悉此地的一切，她走到一个半开的门边，用力敲了两下。

“请问顾问专机来了吗！”她大声问。显得稚气的脸儿红扑扑的，十分生动。

“早到了！”一个中年军官回答：“五点一刻就到了！”

“请问有一个叫雷以诺的飞行员吗？”紫薇再问。

“这一班飞机没有中国人！”军官摇摇头。

紫薇一下子象泄了气的皮球，倚在门上半天也站不直。以诺没搭这班机？以诺没来台北？昨夜在长途电话里不是说好了吗？他从来不曾失约过，他怎会不在这班飞机上？

失望、难受完全写在脸上，紫薇立刻就象在闷湿的天气下所有人一样，什么兴致都没有了。盼望了整整一个礼拜，就盼以诺周末休假赶来台北，她是那样渴望他温暖的手握住她的，陪伴她度过每一个空闲时间。高大、英俊的以诺占据了她的全部心灵，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开始，她就毫不保留的爱着他，他们年龄相近，个性相仿，就连那孩子气也那么相似，他们实在是最合适的一对了，何况以诺也是那么狂热的爱她！

她慢慢的走出候机室，军用机场门外叫计程车不容易，她得走到国际机场那边。她拉长了脸，没精打采的往前走，她赶得那么辛苦竟扑了个空，以诺没来——“刷”的一声，一辆计程车紧急刹车停在她身边，汽车轮胎磨擦着水泥地的声音异常刺耳，紫薇意外受惊，吓得倒退两步，台北市的计程车真是越来越横冲直撞，令人害怕又忍无可忍——汽车上跳下一个男孩子，满脸、满身都是汗，手上提着一个旅行袋，又是焦急又是紧张。“紫薇！”男孩子叫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紫薇定一定神，她不能置信的望着那带笑的漂亮脸孔，雷

以诺！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没坐那班飞机来台北吗？他竟站在她面前——

“以诺！”紫薇大叫一声冲向他。“你怎么来的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——”

“上车我再告诉你！”他拥着她重新上了那辆计程车。他的漂亮是耀眼的，活泼的，明亮的，他是那种一眼就能吸引人的男孩子，尤其那真诚、坦率又稚气的笑容，谁不喜欢这样的男孩呢？

计程车载着他们驶离机场，以诺拥着紫薇的肩，目不转睛的望着她，她不是大美人，但那傻傻的可爱微笑，那白里透红的皮肤，和那绝对的善良纯真却令他倾心，他眼中光芒一闪，情不自禁的吻一吻她的面颊。

“好想你，紫薇！”他咬牙切齿的来表达心中热情。“一早知道那班顾问专机已没有座位急得我半死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等，见不到我一定会失望，我只好自己开吉普车赶到嘉义，搭另一班飞机到桃园，然后坐计程车赶来台北，紫薇，从早上到现在只为赶路，一分钟也没休息，连水都没喝一杯！”

紫薇甜甜的笑了，刚才的失望已一扫而尽，以诺这样马不停蹄的赶来，目的只为见她一面，陪她度个周末，明天下午又得准时赶回基地，这么辛苦，这么累他完全不在乎，他对她是全心全意的，她心中满是温馨与满足。

“马上陪你去吃东西，”她握住他一只手。“以诺，刚才等不到你，我——差点哭了！”“傻丫头！”他点点她鼻尖。“答应你来说就一定赶来，下刀下剑都会来，哭什么？对我一点信心也没有！”

“不是没信心，是——忍不住！”她爱娇的仰着脸。“已经六

天没有看见你了！”

“我不是一样吗？”他摇头。“紫薇，不如我们早点结婚，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！”

“那不行，我才念大一，爸爸不会答应！”她说。

“要不然叫你爸爸调我来台北好了！”他开玩笑。“台北哪有基地？你是飞行员，调来台北做什么？”她却是认真的。

“洗厕所都行，”他笑。“只要跟你在一起！”

“蠢话！”她打他一下。“爸爸一定不肯！”

“我也不肯！”他终于认真了。“我喜欢基地上的生活，我喜欢飞行，驾飞机能满足我的征服感！”

“不懂！什么征服感！”她故意的。“你爱打仗？”

“我征服天空！”他指一指天。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她看他。“难怪妈妈说你狂！”

“我早知道你妈妈不喜欢我！”他说。

“我喜欢你还不够？”她叫起来。“何况妈妈——她注意的只是哥哥和姐姐，她不理我的事！”

紫薇的语气是夸张的，眼中却有一抹黯然，这是她心底最不能释然的事，谁愿意自己是个不得母亲欢心的女儿呢？谁愿意被冷落和忽视呢？不是她不够好，不够出色，是好的姐姐和哥哥都有太表面化的光亮和成就。姐姐是空中小姐，走遍了全世界又拿高薪，还有个富有的华侨男朋友，母亲的笑脸在接到姐姐送上的各国名贵礼物时最灿烂，母亲的骄傲感也能因姐姐而满足。至於哥哥已在美国拿到硕士，在一家大公司当工程师，每次哥哥来信说要替母亲申请移民赴美定居，母亲就眉开眼笑，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一倍，只有紫薇，她最小，最乖，最听话，也最用功，但在哥哥姐姐的光芒下，她黯然无光，一个才大

一的学生能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呢？她只能把希望寄托於未来，母亲终将重视她的，目前——忍耐吧！

“别说这些了，”以诺了解的拍拍她，在她耳边说：“我会加倍的爱你，我会使你的幸福比你哥哥姐姐更多，相信我，紫薇！”

她爱娇的对她笑一笑，眼中的阴影退去。

“其实——爸爸最喜欢我，”她又说：“他知道我以后不会比哥哥姐姐差，只是——爸爸在台南上班，一个月才回来一次！”

“他忙，他是台南所有空军的头儿，不像我们小飞行员可以随时休假，他管那什么多事，当然不能每星期回来！”以诺说。他的神色有些特别，似乎——隐瞒了一些事似的。

“下星期你还休假吗？”她没有注意到他的神色。

“不！下星期我警戒！”他摇头。“我们只能半个月见面一次！”

“我去台南看你，顺便看爸爸！”她高兴的说：“我星期六搭中午的飞机去，星期一早上回来！”

“行吗？”他也高兴起来。“星期一你不上课？”

“溜两节课！”她伸伸舌头耸耸肩。“半个月才见面——怎么行呢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他拍一下她的手心。“下星期六晚上我们可以在台南癫——哎！我带你骑飞车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她立刻反对。“我不喜欢危险的玩意儿，飞车比坐飞机可怕得多！”

“没试过就说怕——好了，先说今天的节目，”以诺望望车窗外。“今夜怎么玩？”

“先回你家换衣服，然后去碧潭划船——不，”她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提议。“就要下雨，不能划船，找个地方听电子琴好了！”

“听电子琴不如跳舞，”他说。他的活力充沛，不喜欢斯文、安静的玩意儿。“去‘狄斯角’，上星期杨建他们回台北就在那儿玩，他们说有个香港来的男歌星唱得很棒，跳起舞来也很有型！”

“比我还更有型？”她扬一扬眉，半开玩笑的。

“那当然不会！”以诺眨眨眼。“谁能跟你比？你跳舞别具风格，已是炉火纯青！”

“乱拍马屁！”紫薇看来很高兴，她身材苗条轻盈，跳舞也的确一流，在大学生们的社交圈子里十分出名。“好！我们就去看那个香港的男歌星！”

汽车停在一幢矮小的、破旧的日式平房外，他们相继下车，以诺用锁匙打开了油漆斑剥的红色木门，走进了小小的院落，他扬起声音叫：

“我回来了，有人在家吗？”

屋子里一片沉寂，连灯光都没有，显然没有人在家。以诺皱皱眉，忍住了轻微的失望，拥着紫薇走进房屋。

那是一个简陋却十分整齐的家，客厅里没有高贵的家具，没有昂贵的摆设，几把藤椅，一架十六寸的黑白电视，还有一张靠着墙放的饭桌和两张椅子，连个最起码的冰箱都没有。

“妈妈不在，”以诺自语着。“可能是去上夜班了！”

“你没告诉她你要回来吗？”紫薇坐在藤椅上。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，却绝不嫌弃这儿的简陋。

“告诉她也没用，”以诺耸耸肩。“她是护士长，轮到夜班也

是没法子的事!”

“要不要打电话告诉她?”她望着他。

“等会儿出去打!”他走到隔壁的房间,放下旅行袋就开始换衣服。“我们要先出去吃晚饭!”

“别这么浪费了!”紫薇跳起来走向厨房。“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煮来吃,现在在外面吃东西好贵!”

“学习做贤妻良母了吗?”以诺在另一间房里打趣。

紫薇没理会,在厨房里找到一点面,碗柜里还有些肉丝,白菜什么的正好可以用,她就开了煤气炉,迅速的工作起来。看她灵活、迅速的动作知道她是个能干的女孩,她只有十九岁,这是难得的。“有东西吃吗?”以诺换了一件运动衫和牛仔褲走过来。“嗯——我已经嗅到白菜肉丝面的香味了!”

“你就是说风就是雨,还没下锅呢!”她笑。

“那——我嗅的是白开水味!”他也笑。“紫薇,你和我订婚不会后悔?”

“后悔?”她呆怔一下。“为什么?”

他脸上掠过一抹奇怪的神情,犹豫半晌。

“我们之间有很大的悬殊和矛盾,”他慢慢说:“我是个没父亲的孤儿,没有背景,没有财势,而你家有财有势,你又是大学生,你——完全不在乎?”

紫薇停止了煮面的动作,怀疑的审视他。

“你怎么突然会这样说?”她问:“有人说了一些令你心中不安的话吗?”

“没有!”他摇摇头。“我只是想到你有那么好的条件,为什么选择做一个最起码、最平凡的主妇?”

“你不知道吗?”她真诚的对他笑。“我爱你,我甘心为你做

一个最平凡、最起码的主妇，我从来没想过像姐姐那样，我不要名气，也不在乎金钱！”

“但是——你是大学生！”他摇头。这是他心中最大的困扰和不平衡。“我却考不上大学！”

“有什么不同呢？”她绝对不以为然。“你念了四年军校难道不是念大学？”

“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大学！”他说。

“以诺，即使你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的人，只要你是你，我对你的感情就不会变，”她肯定的说：“以诺，除了爸爸外只有你对我好，只有你爱我，你怎能说那样的话？”

他吸一口气，突然绽开了笑脸。

“不说了，快煮面，吃了好去跳舞！”他大声说：“像我们这种人，还谈什么明天呢？”

紫薇又动手煮面，刚把面放进锅里，忽然想起以诺刚才的话，他说“明天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以诺，你今夜很特别，很奇怪，”她怔怔的望住他。“你一定有什么事！”

“告诉你真的没有！”他从背后环住她的腰。“我爱你，紫薇！”

紫薇轻轻吸吸鼻子，酸酸的感觉直冲上来。爱，这是她渴望听见却又总觉得缺少的，从小受母亲的冷淡，兄姐的忽视，唯一爱她的父亲总难得在家，不是远远的在另一处工作，就是有许多忙不完的应酬，父亲虽爱她却是离她远远的，远得可望而不可即。只有以诺，以诺爱她是狂热的，真实的，可感觉，可抓住的，她重视这份爱，她珍惜这份爱，这爱已溶入了她的生命。

“以诺——”她反转身，抱住他的脖子。

“紫薇——”他叫。温暖的唇落在她的上面，他吻她，长长久久、深深沉沉的吻她。

煤气炉上“嗤”的一声，煮面的水开了而流泻了出来，他们连忙分开，她慌慌张张的关小了煤气，又把白菜肉丝都倒下去，再加水，加味精，加盐，手忙脚乱了好一阵子，才能停下来喘口气。

“看你，一点忙都不帮！”她抗议着叫：“烫到我怎么办？你於心何忍？”

“我会帮着忙吃！”他再拥她入怀，“看见你之后，我也不累，也不饿了，我只想吃了你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，不正经！”她挣扎着。

“真话！”他漂亮的脸就在她面前。“我真想吃了你，紫薇，你令我疯狂！”

“以诺——”她羞红了脸，他怎么了？今天他的所有行为、态度都反常，他从来不会这样过份。

“紫薇，”他拥紧了她，在她耳边细语。“我们不去跳舞好不好？紫薇，我——我真会发疯了！”

“以诺——”她吃惊地挣扎着。“放开我，你做什么？你——面就好了，放开我，以诺！”

以诺似乎听不见她的话，感觉不到她的挣扎，他是真的大失常态，他们虽然订了婚，是未婚夫妻，他们都能守礼，从没有破坏最后的界限。他们俩都不是过份新潮的人物，他们不曾讨论过这方面的事，却很有默契，很纯情。但今夜——他的确是显得不正常！

“紫薇，答应我——”他拥得她无法喘气，无法动弹。“芝

薇，我忍受不了，我——”

紫薇害怕起来，他——受了刺激吗？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离谱？她不能答应他，不能让他这么做，否则他一定会后悔，她知道，他一定会后悔！

“以诺！”她大叫一声，用力挣脱了他的拥抱，也许用力过度，他扫落了桌上一支饭碗，“哗啦”一声，他从狂热、昏乱中醒来，他看看她，又看看地下的碗，突然转身，一言不发的冲回卧室。

他——真的怎么了？

* * *

又是周末，在台南。

夏紫薇独自搭了一班军用便机从台北来了，才上午十一点多钟，以诺必定还在警戒中，她也没通知任何人，从机场出来就坐一辆计程车直奔父亲夏志刚的住处。

夏志刚是中国最早、最老资格的空军飞行将军，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军阶从低级升到中级又升到高级，他已是台南空军的领导人。虽然他已五十岁，看来依然潇洒，风趣又不失威严，是一位甚得部下尊敬的长官。投入空军之前，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，本身的学问修养都好，更显得恂恂儒雅，风度翩翩，有儒将之称。

因为职务的关系，他独自住在台南一幢十分漂亮、十分雅致的屋子里，并非他不愿把台北的家搬来，而是太太不习惯台南的酷热，更加紫薇要在台北念书，芝萱又在台北航空公司工作，为了她们母女方便，就在台北另置一个家，他每个月总抽空回台北一次。

这次还没到回台北的日子，紫薇趁来探望没有休假的以

诺之便，顺便也来看看父亲。

志刚十分疼爱这个小女儿，他总觉得紫薇比她的哥哥、姐姐忠厚纯良些，再加上夏太太明显的偏心，使他爱紫薇又更多几分。最重要的，他们父女的个性十分相近，都比较沉默忍让，父女的感情无形中更为紧密！

紫薇兴奋的站在那扇甚是气派的镂花铁门前，父亲的住处当然也是她的家啦！虽然这个时候父亲可能还在办公室没回来，但服侍父亲的老王一定在，她可以在屋子里等志刚回来，给父亲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
她按响了门铃，很快的，老王从花园中走了出来，骤见紫薇，他似乎吃了一惊，期期艾艾的连门都忘了开。

“老王，是我，”紫薇不在意的微笑。“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二小姐，我从台北来看爸爸！”

“啊——二小姐，”老王神色古怪的打开了门，他看来越发不安了。“不知道你要来，将军不在——请进！”

紫薇提着旅行袋走进去。她熟悉此地的一切，父亲的住处啊，走上石阶，跨进玄关，正预备脱鞋，老王跟了进来，搓着手，嘴唇动了几动，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“老王，你想告诉我什么事？”紫薇脱了鞋子，跳上玄关，面对着老王。

“我——二小姐，”老王摸着头，眼光闪烁不定。“我没事，我——哎！我到厨房给你预备吃的！”

老王说完转头就走，留给紫薇一串莫名疑惑。老王怎么了？他跟了志刚十几年，一直忠心耿耿对紫薇也很好，怎么今天神色这样古怪？他好像害怕，十分耽心，他害怕什么？耽心什么？紫薇的来临？

紫薇摇摇头，走进客厅。她计划等父亲回来一起吃中饭，然后等以诺下了警戒再出去玩，想起以诺，她心中又不安了，上星期他回台北时神态和行为都不对，那晚在他家中几乎——哎！第二天见面时也怪怪的，两人之间好像有了隔膜。这一次来，她一定问清楚，讲明白，他们才订婚不久，不能容许有任何误会，她绝不愿这一份她所仅有的感情遭到挫折。

或者——她该打个电话到以诺的部队上，就算以诺不能听电话，她也可以留下话，让以诺下了警戒到这儿来接她。说打就打，她拿起电话——

突然，志刚的卧室门开了，走出一个穿晨褙的中年妇人，看样子好像刚起床，好像刚睡醒——紫薇呆住了，她是谁？怎么从父亲的卧室里出来？那妇人显然也吃了一惊，她绝没想到客厅里会有人，而且她的神情看得出，她认得紫薇。对峙的场面只是几秒钟，妇人立刻展开了一个友善而有教养的微笑。

“紫薇，是吗？”和蔼的声音：“我是杜欣，我听你父亲常常提起你！”

紫薇心中充满了惊疑不安，却不能不勉强打招呼。“杜阿姨，我来看爸爸！”她不自然的说。

“他就回来，你坐一坐，”杜欣大方的说：“你要打电话吧？我去换衣服！”

杜欣不等紫薇回答，已转身回卧室。紫薇望着手中的电话，心乱得连电话号码也记不起来。看杜欣的模样，难道她和志刚——有什么关系？难道父亲竟——天！紫薇不愿想那两个字，然而——分明是背叛，父亲背叛了妈妈！

紫薇轻轻把电话放了回去，一时之间也平息不了心中的紊乱。父亲一个月才回家一次，父亲总推说忙，原来此地有个

杜欣。杜欣看来四十岁左右比妈妈年轻貌美而且有风度，她穿着睡衣从父亲卧室中出来，这表示他们关系非比寻常，难怪老王又害怕又担心的！

杜欣是志刚在台南的情妇吧？

紫薇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她是单纯的，纯情的，父亲怎能有情妇？父亲怎能背叛妈妈？虽然那个杜欣并不讨人厌，也绝非风尘女子，但——父亲怎能——

一刹那间，父亲似乎离她好远，好远了，父亲的形象似乎已被破坏，父亲那样的人怎能——有情妇？

杜欣再次出来，面目已焕然一新，整个人都不同了。她穿了一套十分高雅的米色套装，短短的头发全拢到耳后，搽了薄薄的粉，淡淡的唇膏，显得清新雅致，那笑容依然温文如故。

“电话打通了吗？紫薇！”杜欣微笑着问。

“没有——等一会儿再打！”紫薇结巴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着杜欣坦然的眼光，她反而觉得做错事的是她。“他——哎！以诺在警戒！”

“你是找雷以诺吧？”杜欣十分熟悉一切。“他不知道你要来吗？”

“他知道，他——”紫薇越来越不安了。“我们说好了要来的，他会等我！”

杜欣再笑一笑，拿起沙发上的皮包。

“我该去上班了！”她说：“我在酒店上班，是做公共关系的，晚上——或者我们一起吃饭？”

“不——我是说不知道以诺安排好节目没有，”紫薇本能的拒绝，无论如何，她是妈妈的女儿。“而且我明天就要回台北，时间不多！”